

吳昌碩

Wu Changshuo

紫都 苏德喜 / 编著
Editor/Zidu Su Dexi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ED & TRANSLATED PRESS



蘭令之
畫大如
斗
歲在癸卯
延年
庚申春
吳昌碩

Wu Changshuo (1844-1927)

吳昌碩



紫都 苏德喜 编著
Editor/Zidu Su Dexi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ED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昌硕 / 紫都, 苏德喜编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7
(中外书画大师书系: 彩图本)
ISBN 7-80109-929-X

I . 吴…
II . ①紫… ②苏…
III .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近代 ②吴昌硕 (1844~1927) —人物研究—汉、英
IV . ① J222.5 ②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6686 号

总主编 / 紫 都 执行主编 / 岳 鑫
文字编撰 / 紫 都 苏德喜 图片编辑 / 傅新阳 李 涛
艺术总监 / 萍 幸 封面设计 / 丁 洁
版式制作 / 孙丽丽 技术支持 / 张 鑫

吴昌硕

紫 都 苏德喜 编著

责任编辑: 谭 洁 王雪孟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 (100035)

电 话: 66560272 (编辑部) 66560273, 6656029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ctp.com.cn> Email:edit@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24

印 张: 21.75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380.00 元

珠光图

1921年 轴 纸本 设色
纵120.5厘米 横58.8厘米
藏天津艺术博物馆

食鬼鬼不驯，鬼云我何咎。
顾曲我谐箫，筵宾我酬酒。
朝罢盖我张，妹嫁奁我负。
鬼固不宜啖，舍鬼孰糊口。

记得在吴长邺7岁那年端午节。上午，吴昌硕应时画了一幅硃笔钟馗和一幅无量寿佛，悬钉壁间。午饭时，全家团聚会坐一桌，吴昌硕兴致勃勃地用右手食指浸上雄黄酒，在吴长邺兄弟姊妹们的前额，写上一个“王”字，也是取吉祥聪慧之意。吴长邺特别喜欢吴昌硕写的“王”字，自以为像一个山大王老虎，好不威风。午饭后，他老人家又和吴长邺





石榴图

1921年 轴 纸本 设色
纵139厘米 横60.4厘米
藏荣宝斋

等孩子们逗乐了一阵，管自去午睡。吴长邺独个儿走进老人家的画室，对着壁上的两幅画呆视。那时幼小的吴长邺当然不懂得画上的什么线条呀，章法呀，韵味呀等等，更不识得昌硕老人破墨技艺以及拨镫笔法之妙，但却被画上钟馗须髯戟张，一如张飞的可爱形象吸引住了，情不自禁地在画桌上乱翻起来，找出一张小纸，对着壁上两幅画，提笔濡墨，依样地描绘起来，不一时算是描绘完成，吴长邺也顾不得桌上被翻得零乱，不予整理，回到自己房内去午睡了。

达师航海图

1921年 轴 纸本 墨笔

纵149厘米 横47厘米

藏朵云轩

達磨函來證家回
天真告鍊畫第如有神不虛
畫面舞身振衣歌立除貪嗔
道完氣固震千春

己酉年夏月敬祝

達磨天竺受法多羅遠泛重洋乘寶月查慧志可隨體付以毫毫一葦五葉結
不負加薪累盈今萬古刹那龜首西堂海寶多魔候道德機巧千戈何不拂塵而歸
臺沙威歸清淨世界太和我國師像足白顏醜心皎耿日衣染朝霞梵壽頂礼粉輪勝仰
矯詣安期食蘿如瓦片紙金磨劫不離印若老先屬空羣國清明吳昌碩年七十六



昌硕老人平时最恨有人去翻动画桌，因为桌上有很多东西，如诗稿、信件等等是老人家自己安放，自己知道，经人翻乱，那就使老人家因找不到需要之物而火冒三丈。当时桌上的一片零乱迹象，老人家见了，那得不恼火！吴长邺被老人家大发雷霆的震怒声惊醒，看见其父亲正在团团乱转地找原因，吴长邺知道祸事将要临头了，吓得躲在门背后大哭。吴长邺父亲见状，又看见了桌上吴长邺画的小纸，肯定是吴长邺闯的祸，就一下子把吴长邺从门背后拉出来到吴昌硕面前，大声盘问他，他更加吓得大哭不止。但事情竟会发生突然变化，当老祖父知道这张小纸果是吴长邺的绘作，他立即转怒为满面笑容，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不住安慰他，使他停止哭泣，抚弄他小小

墨梅图

1921年 轴 纸本 墨笔
纵121.5厘米 横33厘米
私人藏



脸部，细细地问他描绘经过，老人家这时的快慰神情，难以笔墨形容。老人家在作画的座椅上，又把他放在膝上，提起枝小笔要他握着，抱着他的小手，濡些墨，在这张小纸上，题上“安吉吴志源，时年七岁”。

吴昌硕老人的一位高足沙孟海先生，下午来寓，昌老满面春风地把这张小纸递给沙先生看，为了使老人家更加高兴，沙先生在小纸上非常有趣的题上：“不减武梁祠画像，臣沙文若敬观。”老人家见了哈哈大笑，笑个不住。

(四)

吴昌硕先生早年就和梅花缔有深交，那时还住在安吉城内，寓中有一小园，因为不事修剪，草木蔓生，故名曰“芜园”。先生在园中手植梅花30余株，当梅花盛放时，满园幽香，其出世之姿，实令人心旷神怡，陶然自醉。某年

曹富贵石敢当图

1921年 轴 纸本 设色

纵179厘米 横48厘米

藏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冬天，气候严寒，如拳大雪，竟把他一棵心爱的老梅，开花最盛的一棵枝条压折，连干带枝牵挂在邻家檐前。他感到十分痛惜，急忙去取来绳子，试图挽救，岂知已被邻翁先来将挂枝折断，放入瓦罐内收养，这真使他忧痛伤感不已，但也无可奈何。为排遣胸中闷愤，展纸濡毫作老梅一大幅，其枝干蟠曲，郁勃纵横，如有万千不平之鸣，发出纸上，命笔赋以长句，篇末如此写道：

邻翁惜花翻助虐，我欲呼天皋膝六。

风寒月落春夜深，应有花魂根下哭。

淡墨聊当知己泪，貌出全神此长幅。

残鳞败甲好护持，莫再人间遭手毒。

字里行间，在在流露出对梅花的真挚感情，睹物思人，昌硕先生当时的感触心情，岂独仅在老梅而已。

鳜鱼图

1921年 轴 纸本 墨笔
纵146厘米 横42厘米
私人藏



(五)

据吴昌硕的儿子吴东迈先生讲：吴昌硕在卅多岁时，喜爱画画，但苦无师承，后经友人高邕之介绍，认识了任伯年。任要他画一张画看看。他说：“我还没有学过，怎么能画呢？”伯年道：“你爱怎么画就怎么画，随便画上几笔就是了。”于是吴昌硕就拿起笔来随便画了几笔。伯年看他落笔非凡，用墨浑厚挺拔，不同凡响，不禁拍案叫绝，说道：“你将来在绘画上一定会成名。”吴昌硕听了，觉得十分奇怪，以为这是与他开玩笑，但任伯年却严肃地说：“即使从你现在的笔墨工夫看，已经胜过我了。”由于吴昌硕的好学，任伯年的谦虚好客，此后，他们两人既是师生，又是画友，往来密切，成为至交，始终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岁朝清供图

1921年 轴 纸本 设色

纵137厘米 横67厘米

藏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瑶池仙果图

1921年 轴 纸本 设色
纵151.5厘米 横81厘米
私人藏



牡丹图

1921年 轴 纸本 设色
纵131厘米 横66厘米
私人藏





花卉图

1922年 轴 纸本 设色
纵165厘米 横58.2厘米
藏吉林省博物馆

(六)

天籁无端落枕边，
潺潺涧底响秋泉。
盆荷已放书犹抱，
醒后方知中酒眠。

吴昌硕先生吟哦酒的诗很多，上例一首即是非常生动突出的醉酒自写照。因为家境贫困，借酒浇愁偶亦有之。其实他爱饮酒，但并不是嗜酒若命之狂饮徒。他经常与诗朋艺友会饮助兴，却从不过量，最后总是他扶着烂醉如泥的艺友们回家，再独个儿佯装着酒醉回去。之所以然者，他好借着醉态回去和夫人子女们逗笑取乐，籍增家庭乐趣。夫人每每忠告规劝，昌硕先生总是假装作为耳边风，置之不闻。夫人

菊石图

1922年 轴 纸本 设色

纵173.8厘米 横47厘米

藏故宫博物院

辄为之生气，然亦无可奈何。某夕，昌硕先生又佯装着酩酊大醉而归，夫人愤极竟至抽泣，先生一见，立即改为满面笑容，向夫人赔礼道歉，深情低声地在夫人耳边悄悄的说：“谁叫你取名是个酒字（夫人姓施名酒字季仙）。你的名字叫酒，那我当然永远与酒分不开了。”一语双关，道出了昌硕先生对夫人的深情绵意。

（七）

吴昌硕并不笃信佛，但每晨起来，总爱对着诗桌上的一尊笑口常开的瓷弥勒佛像，燃香静坐，一舒胸怀，藉助构思，而对一些惯于过着寄生虫生活的僧、尼等深表厌恶。有一次，他借题发挥画了帧大腹便便的布袋佛像，题上这样的辞句：

袋藏何物？或曰五谷。吾为尔计，何不散之



芦橘夏熟图
1922年 轴 纸本 设色
纵106厘米 横53厘米
藏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寒梅吐艳图

1922年 轴 纸本 设色
纵106.8厘米 横45厘米
私人藏



大陆。使年岁丰熟，普救
白屋，无寒号饥哭。

(八)

我国浙江省湖州市是著名的丝绸之邦和鱼米之乡。吴昌硕的故乡安吉县，一直属于湖州管辖。湖州除此之外，还是书画名家辈出的地方。谁都很熟悉的元代大画家赵孟頫(子昂)，就是出生在湖州，直到现在，湖州仍然不断地涌现出许多有成就的著名书画家。当今湖州最负盛名的，首推97高龄的谭建丞老先生，谭老性情诙谐有趣，笑口常开，爽朗

修竹立石图

1922年 轴 纸本 墨笔

纵161.4厘米 横42.5厘米

藏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豪放，爱与人说笑话。

记得在某次纪念吴昌硕先生活动的座谈会上，谭老回忆过去，谈起有这样的一件事。说他在12岁那年，随他的伯父到苏州拜望吴昌硕先生，见昌老刚作罢一幅墨兰，还没有题款，画面上的兰花，幽闲姿态和五色的墨韵，把他吸引住了，看得非常出神，他称呼昌老为“公公”（长两辈），问道：“公公，这是您画的吗？”昌老说“是”，却反问他：“你也会画吗？”谭面无难色的答道：“这又何难？”昌老见他稚气可爱，就把一枝笔笑着授他，要他一试画笔，逗他取乐。他毫不犹豫，提起画笔，不假思索只三两下挥动，就完成了，交与昌老说：“公公，我画完了，您看怎样？”昌老一看，笑着打趣道：“画得不错，一棵韭菜。”又说：“怎么？花没有画。”谭说：“那容易。”又提起笔管，略一点划，算是画了几朵兰花，昌老在旁一见大笑：“好啊，几只湾转（湖州土语称河虾叫湾转）。好一